

王西彥

人性與獸性

劉以鬯主編
懷正文藝叢書之十

劉以鬯主編
懷正文藝叢書之十

人性殺戮院
兒王西彥著

懷文文化社

劉以鬯主編 懷正文藝叢書之十

人性殺戮

王西彥著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發行
劉同縝

發行所
懷正文化社
上海江蘇路九十九號A

經售處
全國各大書店

每冊實價 元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

惆悵

睜開眼睛，便看見那半截老看廟人的紅燭尾巴又被燃黯着了；昏朦恍惚的光，照明着半堵剝落了白堊的泥牆，簡直分不清自己這時業已清醒，抑還停留在夢裏的家鄉。姊姊的歌聲，也彷彿依然在耳邊響着。可是一翻身坐了起來，卻看見姊姊正在給爸爸遞送開水，臉上罩着一層黯澹，沒有唱歌，自己也並沒有在家鄉溪邊，一家全睡在這倒楣的破廟裏，離開家鄉正遠着。

爸爸時輕時重地哼着，苦惱地揮着手，叫姐姐把碗拿開。

手上的紅燭尾巴幌了幌，一滴臘燭油眼淚似的跌落在地上。姊姊站起身來，透出一口有聲的長氣。

在燭光下，爸爸那張本來是可怕地瘦削的臉孔，現在却箍着一層浮腫，沒有一絲血色，如像磨光的青石，皺紋全部失縱了，連眼角邊也是鼓鼓的。這可到底是什麼怪病呢？是餓出來的嗎？總之，連爸爸自己也不清楚。原先爸爸在家裏時，懂得給別人看病，左近幾村的人有點小小毛病，全都找到他。爸爸看病不收錢，病人都稱讚他的心地好。現在，爸爸坐在破蓆子上，身子靠着床頭邊的稻床（在收穫後，農人便把這種龐大的農具放置到廟裏來）雙手向後吃力地撐支着，見到小牙子醒來，便轉過臉對他說：

「孩子，睡你的吧！」

姊姊依然擎着紅燭尾巴，站在一邊。姊姊的手指給肥皂水浸漬得發花，指尖脫落着嫩皮；或許是由於夜涼的緣故吧，身子也有點兒哆嗦。

「你也好去睡了……唉。」爸爸又抬抬眼說。

爸爸眼裏隱着淚花，水汪汪的，似乎要滲出眼眶來。

外面颳着風，廟後山谷上的松濤嘯吼着，一陣一陣的逼進廟門。他們現在躲在一個稻床後面，又遮着竹簾，所以還能夠點着燈火。有時風實在太大了，一下子風腳掃進稻床後面來，燭光便突突的跳動着，躲閃着，幾乎要給猛地撲滅了一般。

姊姊把紅燭尾巴插在泥牆的罅縫裏，接着又把它吹熄了，頓時黑暗就浸滿着全空間。姊姊也摸索着上床來了。於是小牙子只好把身子蜷縮成一團，小小心地擠在裏面，不敢動彈。床是只有三塊窄板的牀，床上的棉絮也破得不成樣子了，用粗線零星縫綴着，假使你大意用力一扯拉，那就會嘶的掉落一塊。姊姊在黑暗中作聲細微的唏噓。牆腳邊是蟋蟀高聲的夜鳴。

「睡吧……唉。」爸爸轉了一個側。

外面風的呼嘯漸漸靜了，爸爸的喘咳卻又無間歇地發作起來，咳一下，便呼絲絲的喘一陣，如像胸口裏的肺臟給一隻不可見的手扯撕着。爸爸的喉嚨彷彿

佛是一具小小風箱，而且是一具漏氣的壞風箱。

想想爸爸這付模樣，想想這所破廟，小牙子越加睜大着迷惘的眼。適才的幾分夜涼，這時換來了全身躁熱，再也不能入睡了。一些鮮明的，對於一個小孩子的小心靈是過於殘酷的記憶，又復襲擊着他，肆虐着他了。也是在一間跟這所破廟差不多的癆病屋裏，在兩年前——是兩年吧？那苦命的媽媽，在臨終前時，曾經吊着嘴唇給小牙子祝福：

「媽死啦，你要爭氣做個好孩子……跟爸爸和姊姊走吧，總有一天會回到自己家鄉去，總有一天那些強人會退出去……記住哪，那時候可別把媽媽的屍體就給丟在外面，總要抬回去安葬在自己的地裏呵！」

然而現在怎樣呢？現在不是越走越遠了嗎？什麼時候才能夠回家鄉去？什麼時候姊姊才會再唱起那快快活活的歌，自己才可以到溪邊去捉螭螭兒？唉，媽媽的話可並不算靈驗。

對面那間也是破陋不堪的廂房裏，傳來老看廟人寂寞的咳嗽聲。腳後姊姊的腿突然彈動了一下——姊姊在做着一個不祥的夢。

一縷太陽從倒坍了的牆罅裏流竄進來，剛好浴着小牙子的頭。穀雨邊的天氣，雖說還是早晨，也業已有着幾分熱烘烘的感覺了。小牙子一骨碌坐起身子，睜開眼就看到旁邊的爸爸。這時爸爸微瞋着眼睛，一隻瘦骨棱棱的手，震震的儘在那張可怕的鐵青色臉上摸弄着。過了一晚，臉上的浮腫彷彿更加肥了些，眼泡鼓鼓的隆起，兩邊顴骨變成不平均的了，還透露出一塊塊濃淡不一的青色，右眼的位置似乎也給移高了許多。

小牙子雙手揉揉眼睛，自言自語的問道：

「嗯……姊姊呢？」

爸爸張一下眼，沒有回答出話，又復無力地瞋上了。

可不是，姐姐洗衣去了。三里路外那鎮上學堂裏跑差老祿，每天總要給姐姐送來一大細各色各樣的髒衣，每天都是洗不完的衣。姐姐是可憐的，一雙手整天泡在水裏，永遠紅腫着，如像是剛剛出土的薑頭。

下了床，小牙子便跑出廟門去了。

姐姐正在溪邊洗衣。天是好天，不再颳風，天壁是一片純淨的藍色。早麥業已收割了的田畝上，農人趕着牛在春耕。溪水清澈極了，以一種羞澀的嗓音作着細唱。依附在砂粒上的青苔，隨着清淺，輕輕顫動，企圖逐流遠去；魚兒却執拗地逆流而上，一時隱身在青苔裏，一時又挨着岸邊的水草，靜靜休憩。小牙子又想起家鄉的溪邊了，那裏的溪面要比這裏的闊一倍，魚兒也要多些，砂粒的顏色也要好玩些。

唉，衣太多了。姐姐忙碌着，額角上濕滿着汗珠。而當漂洗到一條闊大的被單時，小牙子就下水去，幫着姐姐捲絞被單。清涼的水，簡直沁進了心肺。

可是瞧一瞧吧，姐姐的手指越發紅腫了，浸沒在水裏彷彿會給融腐開來一般呵！

「牙子，你去瞧瞧爸爸，看爸爸肚子餓不？」過了一回，姊姊吩咐道。

回到廟裏，却看見那老看廟人把一碗稀粥端給爸爸吃了。爸爸撫摸着自己沾有米粒的短髭，嘆口氣道：

「唉，世上多的是好人呵。」

爸爸說的是那老看廟人。老看廟人也真的老了，鬍子幾乎有半尺來長，還是「滿面鬚」，密密的直從耳朵根生起。說話的時候，那叢簇的長鬍子扇動得怪有趣。可是嗓音却很破澀，彷彿有一團濃痰老在喉頭滾轉。爸爸沒有病倒的時候，總愛跟這老看廟人作無休的攀談，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憂慮和希望。

老看廟人也有着一張不愉快的臉色，在跟爸爸談話的時候，總是愛嘆氣，好像也很不快活，跟爸爸一樣心裏有着鬱結。

這時，他又來了，手裏却捧着一個乾葫蘆殼。

「這是『雨前嫩尖』……加廣皮的，你壓壓氣……」他說。

一絲感激的微笑浮上爸爸那張木瓜似的臉孔，他吃力地企圖支起身子，擺擺手說道：

「老師父……唉唉，這叫我怎麼……當得起……」

老看廟人把一撮混和有碎片橘子皮的茶葉放在爸爸的碗裏，如像珍珠似的寶貴着它，連落在外面桌板上的碎末，也用噓有唾沫的指頭蘸起它，有味地品嚐着，扇動着毛茸茸的鬍子。

「這年分……好人偏偏要落難……」爸爸眼淚汪汪的歎息道。

爸爸曾經說過，老看廟人原先也是一個有田有地，有家小妻兒的人，二十年前在一場大兵災裏流落出來，剩着孤寡身子，便一直不曾回去。

小牙子跑出去喊姐姐給爸爸煮茶。太陽昇高了，姐姐業已把衣漂洗好，這

時正在把它們一條條晾上曬竿。姐姐的背上濕着一片汗，藍布衣緊貼着肌膚，像落過水。

他從心底裏可憐着姐姐。先前在家裏的時候，爸爸把姐姐送到鄰近一個國民學校裏去讀書。姐姐的辮子，就是在那時候剪掉的。人家誰不說姐姐是一朵草堆裏的月季花，田家出書家，姐姐十個手指甲，個個都用鳳仙花染得透紅。人家都說姐姐的手像筍尖，紋路細，用不到幹粗活。就是這雙手，可是現在却給肥皂水泡得不成樣了。

姐姐回到廟裏，沒有停歇的工夫，便又蹲到簷口下去起爐子。乾柴沒有了，姐姐向老看廟人借來一束潮濕的麥秸。一霎時，由泥爐子裏噴出的烟便瀰漫着半屋子。

小牙子俯着身子給姐姐吹火，聽見爸爸在床上歎息：

「要是在家鄉，憑你怎樣也燒不完的柴呵！」

隨後便又喘咳起來了。

拖着一個斷了齒的竹筴，小牙子到廟後土山上去筴撫松毛。土山上多的是松樹，一排順着一排，順天直聳。針細的尖葉子，在從篩漏下來的太陽裏反射着碎小的金光。山坡上的露水業已乾了，樹蔭下的草尖上却還濕着。蜈蚣草爬遍了一地，在它們下面，又蓋着油滑滑的地簞。最勤懇的總要算是土黃色的山蟻了，匆匆忙忙的在草根裏鑽動，經營牠們的食物。林木間，喧鬧着一片山雀聲。

小牙子在蜈蚣草上拖着竹筴，噓着在松樹尖梢精靈跳躍的小松鼠，他喜愛那一個小帶子一般的大尾巴。他又舉起竹筴，對翹尾巴的「吊吊兒」威嚇着。他聽到山那邊哧哧的牛鳴聲。

牛；小黃牛，大水牯……小牙子全熟悉。小牙子自己家裏曾經餵過小黃

牛，也餓過大水牯；牯牛的角度太短了，不會打「虎跳」，喉嚨也小，也不會鬥；牯牛可有趣，三天不出欄，便悶不住性子，不住的鳴叫，要闖出欄來。至於大水牯，一對老大的彎彎角，鬥得性起來的時候眼睛發紅，抵死拆不散，要用火來燒。

他又想到看牛伴兒小菜花。小牙子看的是一條高峯大牯牛，小菜花看的却是一條小牯牛。小牙子的牯牛一看見小菜花的牯牛便哞哞的叫將起來，急得小菜花緊拉着繩子儘躁腳，要小牙子趕快把牛牽開去。可是小牙子却偏要讓自己的牛放過去，欺侮得她眼淚直滾……

一邊想，一邊拖着竹筴，翻過山背。

山背那一面，山坡下就是一個燒瓦廠。窯灶彷彿是一座陡起的小山峯，從上面的封口冒出一股濃黑的煙，老遠就可以聞到一陣濃烈的松煤氣味。燒瓦廠前面，蹲伏着一列寒儉矮小的茅屋，如像是一些停屍房，又如像是一些雜草

堆。

小牙子跑下山坡去。

在燒瓦廠左邊一塊空地上，一個老年窯工牽着一頭大水牯在踏窯泥。窯泥是很富黏性的，那頭水牯非常艱辛地大腳踏着，隨着牠粗壯的喘氣，厚厚的泥潭便發出咕——唏，咕——唏的聲音。

爲這情景所吸引，小牙子停步站在一邊，看得入神了。

牽牛的老窯工，起初好像並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，一心一意大聲呵叱着牛，把手裏的竹鞭子在空中甩擊出劈啪的聲響。雖說偻着腰背，頭髮也業已半白了，人却還很健壯。那頭大水牯在竹鞭子的催促下，不耐煩地擺動着長角，呼呼地噴着氣息，而且劇烈地甩着尾巴，表示對這無窮的苦工的厭倦和反抗。

那老窯工終於抬起眼睛，看到小牙子了。

「小弟弟掇柴嗎？」這樣招呼着，聲音是很和氣的。隣近的人都知道這個「小難民」，由於憐卹和同情，人家對這個「小難民」也格外大量。柴火值錢了，隨便掇松毛是不允許的，可是對小牙子却是例外。

「老伯伯，先前我家裏也有牛呢，也是大水牯，」小牙子走近一步，說道。

老窖工邊趕牛邊搭話，「是的，小弟弟，種田種地總離不了牛。」

「我爸爸說，我家裏那條大水牯……唉，那可真高呢，有我兩人高，比你的這條還要高，老伯伯。」

「唔，種田種地總是離不了牛，總是田地好。」

「我家裏先前也有很多田地，我爸爸還會替別人看病。我爸爸看病不要別人的錢，我爸爸說做人總要做好事，老伯伯。」

「唔，你爸爸真是一個好人，」老窖工接應道。

「可是我爸爸病啦，臉腫得像木瓜……我家裏沒有牛，也沒有田地啦，我姊姊洗衣把手洗腫啦。」

老窖工趕着牛，又打了一個圈，竹鞭子有力地甩擲着，沒有言語。

「我爸爸還怕回不了家鄉哩，怕會和媽媽一樣哩。」

老窖工不再答話了，他看了一眼站在旁邊的這「小難民」，便呵喚了一下牛，更出力地趕着，使泥潭發出更大的噓唏。

掬着一小筐松毛回到廟裏時，姐姐正動手煮稀粥。一個大大的洋鐵罐，盛滿了清水——一撮米沉在下面。

小牙子的小筐松毛正好趕上了時候。松毛上還有着露水，生火時發出細小的卜卜聲，而且還冒着煙。小牙子爬在地上盡力的吹，煙薰使得他滲出眼淚。終於，水慢慢開了，蒸氣和米香冒出來了。